

<<呼啸山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呼啸山庄>>

13位ISBN编号：9787506231220

10位ISBN编号：7506231220

出版时间：2000-11

出版时间：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作者：勃朗特 王艾芬 注释

页数：261

字数：377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呼啸山庄>>

内容概要

故事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为一弃儿，幸被呼啸山庄主人老恩萧收养。老恩萧死后，他备受虐待，沦为家奴，庄园主之女凯瑟琳与他情投意合，这在困苦中给他一丝温暖和希望。

然而结识画眉田庄贵族青年林顿之后，她却感到虽然她深爱希斯克利夫，但若与他结婚就会降低自己的身份。

希斯克利夫无意间听到她这种矛盾的表白，愤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

凯瑟琳痛失情侣，大病一场，遂与林顿结婚。

多年后，希斯克利夫突然归来，行为举止俨然一位绅士。

凯瑟琳身处情人与丈夫的感情纠葛之中，忧愤成疾，在与情人诀别之后，含恨死去。

希斯克利夫虽对仇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然而终不能忍受与凯瑟琳天人之隔，绝食而亡。

从此，在清冷的月夜，总有一对不安的灵魂游荡在约克郡那茫茫的荒原上。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 1818-1848）。

这位女作家在世界上仅仅度过了三十年便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间。

应该说，她首先是个诗人，写过一些极为深沉的抒情诗，包括叙事诗和短诗，有的已被选入英国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中二十位第一流的诗人的诗选内。

然而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她与《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和她们的妹妹——《爱格尼斯·格雷》的作者安·勃朗特号称勃朗特三姊妹，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上焕发异彩。

特别是《简爱》和《呼啸山庄》，犹如一对颗粒不大却光彩夺目的猫儿眼宝石，世人在浏览十九世纪英国文学遗产时，不能不惊异地发现这是稀世珍物，而其中之一颗更是如此令人留恋赞叹，人们不禁惋惜这一位才华洋溢的姑娘，如果不是过早地逝世，将会留下多少璀璨的篇章来养育读者的心灵！

艾米莉·勃朗特所生活的三十年间正是英国社会动荡的时代。

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并越来越暴露它内在的缺陷；劳资之间矛盾尖锐化；失业工人的贫困；大量的童工被残酷地折磨至死（这从同时期的英国著名女诗人伊莉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长诗《孩子们的哭声》，可以看到一些概貌）。

再加上英国政府对民主改革斗争和工人运动采取高压手段：如一八一九年的彼得路大屠杀就是一个例子。

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有所反映。

我们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就是诞生在这样斗争的年代！

她生在一个牧师家庭里，父亲名叫佩特里克·勃朗特（1777—1861），原是个爱尔兰教士，一八一二年娶英国西南部康瓦耳郡人玛丽亚·勃兰威尔为妻，膝下六个儿女。

大女儿玛丽亚（1814），二女儿伊莉莎白（1815），三女儿夏洛蒂（1816），独子勃兰威尔（1817），下边就是艾米莉（1818）和安（1820）。

后面四个都生在位于约克郡旷野的桑顿村，勃朗特先生便在这一教区任牧师职。

一八二〇年全家搬到豪渥斯地区，在旷野的一处偏僻的角落安了家。

她们三姊妹就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一生。

一八二七年她们的母亲逝世，姨母从康瓦耳郡来照顾家庭。

三年后，以玛丽亚为首的四姊妹进寄宿学校读书。

由于生活条件太差，玛丽亚与伊莉莎白患肺结核夭折，夏洛蒂与艾米莉幸存，自此在家与兄弟勃兰威尔一起自学。

这个家庭一向离群索居，四个兄弟姊妹便常以读书、写作诗歌，以及杜撰传奇故事来打发寂寞的时光。

<<呼啸山庄>>

夏洛蒂和勃兰威尔以想象的安格里阿王朝为中心来写小说，而艾米莉和小妹安则创造了一个她们称为冈多尔的太平洋岛屿来杜撰故事。

她们的家虽然临近豪渥斯工业区，然而这所住宅恰好位于城镇与荒野之间。

艾米莉经常和她的姊妹们到西边的旷野地里散步。

因此一方面勃朗特姊妹看到了城镇中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旷野气氛的感染。

特别是艾米莉，她表面沉默寡言，内心却热情奔放，虽不懂政治，却十分关心政治。

三姊妹常常看自由党或保守党的期刊，喜欢议论政治，这当然是受了她们父亲的影响。

佩特里克·勃朗特是个比较激进的保守党人，早年反对过路德运动，后来也帮助豪渥斯工人，支持他们的罢工。

艾米莉和她的姊妹继承了他的正义感，同情手工业工人的反抗和斗争。

这就为《呼啸山庄》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这个家庭收入很少，经济相当拮据。

三姊妹不得不经常出外谋生，以教书或做家庭教师来贴补家用，几年来历受艰辛挫折。

夏洛蒂曾打算她们自己开设一所学校，她和艾米莉因此到布鲁塞尔学习了一年，随后因夏洛蒂失恋而离开。

一八四六年她们自己筹款以假名出版了一本诗集，却只卖掉两本。

一八四七年，她们三姊妹的三本小说终于出版，然而只有《简爱》获得成功，得到了重视。

《呼啸山庄》的出版并不为当时读者所理解，甚至她自己的姐姐夏洛蒂也无法理解艾米莉的思想。

一八四八年，她们唯一的兄弟勃兰威尔由于长期酗酒、吸毒，也传染了肺病，于九月死去，虽然这位家庭中的暴君之死对于这三姊妹也许是一种解脱，然而，正如在夏洛蒂姊妹的书简集中所说的：“过失与罪恶都已遗忘，剩下来的是怜悯和悲伤盘踞了心头与记忆……”对勃兰威尔的悼念缩短了艾米莉走向坟墓的路途，同年十二月艾米莉终于弃世。

她们的小妹妹安也于第二年五月相继死去，这时这个家庭最后的成员只有夏洛蒂和她的老父了。

这一位后来才驰名世界文坛的极有才华的年轻女作家，当时就这样抱憾地离开了只能使她尝到冷漠无情的人世间，默默地和她家中仅余的三位亲人告别了！

她曾在少女时期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我是唯一的人，命中注定
无人过问，也无人流泪哀悼；
自从我生下来，从未引起过
一线忧虑，一个快乐的微笑。

在秘密的欢乐，秘密的眼泪中，
这个变化多端的生活就这样滑过，
十八年后仍然无依无靠，
一如在我诞生那天同样的寂寞。

……”
她在同一首诗中最后慨叹道：

“起初青春的希望被融化，
然后幻想的虹彩迅速退开；
于是经验告诉我，说真理
决不会在人类的心胸中成长起来。

……”
但是她很想振作起来，有所作为，却已挣扎不起，这种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濒于绝望的情绪，在她同

<<呼啸山庄>>

一时期的诗句中也可以找到：“然而如今当我希望过歌唱，
我的手指却拨动了一根无音的弦；
而歌词的叠句仍旧是
‘不要再奋斗了，’一切全是枉然。”

在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的著名传记《夏洛蒂·勃朗特传》里，有一段关于艾米莉·勃朗特弥留之际的描写：

“十二月的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她起来了，和往常一样地穿戴梳洗，时不时地停顿一下，但还是自己动手做自己的事，甚至还竭力拿起针线活来。
仆人们旁观着，懂得那种窒人的急促的呼吸和眼神呆钝当然是预示着什么，然而她还继续做她的事，夏洛蒂和安，虽然满怀难言的恐惧，却还抱有一线极微弱的希望。
……时至中午，艾米莉的情况更糟了：她只能喘着说：‘如果你请大夫来，我现在要见他。’
这时已经太迟了。
两点钟左右她死去了。”

在夏洛蒂的书简中记下了不少在艾米莉去世后她的哀伤与感触的文字，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艾米莉·勃朗特的一生就介绍到这里。

英国著名诗人及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曾写过一首诗叫做《豪渥斯墓园》，其中凭吊艾米莉·勃朗特的诗句说，她的心灵中的非凡的热情，强烈的情感、忧伤、大胆是自从拜伦死后无人可与之比拟的。

可以说，她这部唯一留下的小说之所以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也就为此关于《呼啸山庄》这部书，在世界文坛上多年来每谈及十九世纪西欧文学，必会涉及《呼啸山庄》的探讨。

有不少著名评论家及小说家都曾有专文论述。

如：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九一六年就写过《简爱与呼啸山庄》一文。

她将这两本书作了一个比较。

她写道：“当夏洛蒂写作时，她以雄辩、光彩和热情说‘我爱’，‘我恨’，‘我受苦’。

她的经验，虽然比较强烈，却是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在同一水平上。

但是在《呼啸山庄》中没有‘我’，没有家庭女教师，没有东家。

有爱，却不是男女之爱。

艾米莉被某些比较普遍的观念所激励，促使她创作的冲动并不是她自己的受苦或她自身受损害。

她朝着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望去，而感到她本身有力量在一本书中把它拼凑起来。

那种雄心壮志可以在全部小说中感觉得到——一种部分虽受到挫折，但却具有宏伟信念的挣扎，通过她的人物的口中说出的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却是‘我们，全人类’和‘你们，永存的势力……’这句话没有说完。”

英国进步评论家阿诺·凯特尔在《英国小说引论》一书中第三部分论及十九世纪的小说时，也有专文为《呼啸山庄》作了较长的评论，他总结说：“《呼啸山庄》以艺术的想象形式表达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精神上的压迫、紧张与矛盾冲突。

这是一部毫无理想主义、毫无虚假的安慰，也没有任何暗示说操纵他们的命运的力量非人类本身的斗争和行动所能及。

对自然，荒野与暴风雨，星辰与季节的有力召唤是启示生活本身真正的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呼啸山庄》中的男男女女不是大自然的囚徒，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而且努力去改变它，有时顺利，却总是痛苦的，几乎不断遇到困难，不断犯错误。”

而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及创作家毛姆，在一九四八年应美国《大西洋》杂志请求向读者介绍世界文学十部最佳小说时，他选了英国小说四部，其中之一便是《呼啸山庄》，他在长文中最后写道：

<<呼啸山庄>>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其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著，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呼啸山庄》使我想起埃尔·格里科的那些伟大的绘画中的一幅，在那幅画上是一片乌云下的昏暗的荒瘠土地的景色，雷声隆隆拖长了的憔悴的人影东歪西倒，被一种不是属于尘世间的情绪弄得恍恍惚惚，他们屏息着。铅色的天空掠过一道闪电，给这一情景加上最后一笔，增添了神秘的恐怖之感。”

总之，《呼啸山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也有誉之为“最奇特的小说”的。但是正如阿诺德·凯特尔所说：“希刺克厉夫的反抗是一种特殊的反抗，是那些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这同一社会（指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的条件与社会关系贬低了的工人的反抗。希刺克厉夫后来的确不再是个被剥削者，然而也的确正因为他采用了统治阶级的标准（以一种甚至使统治阶级本身也害怕的残酷无情的手段），在他早期的反抗中和在他对凯瑟琳的爱情中所暗含的人性价值也就消失了。”

在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的关系中所包含的一切，在人类的需求和希望中所代表的一切，只有通过被压迫的积极反抗才能实现。

“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的社会悲剧就在于凯瑟琳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地位悬殊，却幻想借她所羡慕的林?家的富有来“帮助希刺克厉夫高升”，使她哥哥“无权过问”。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从后来希刺克厉夫再度出现时，林?建议让他坐在厨房而不必请到客厅里坐，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铸成了大错，她陷入自己亲手编织的罗网。

而在她已经答应嫁给林?后分明还说：

“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最大的悲痛就是希刺克厉夫的悲痛，而且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并且感受到了，在我的生活中，他是我思想的中心。

如果别的一切都毁灭了，而他还留下来，我就能继续活下去，如果别的一切都留下来，而他给消灭了，这个世界对于我将成为一个极陌生的地方。

我就不像是它的一部分。

我对林?的爱像是树林中的叶子：我完全晓得，在冬天改变树木的时候，时光便会改变叶子。

我对希刺克厉夫的爱恰似下面的恒久不变的岩石，虽然看起来它给你的愉快并不多，可是这点愉快却是必需的。

耐莉，我就是希刺克厉夫！

他永远永远地在我心里……”而这样她竟背叛了她最爱的人，也就是背叛了自己，那么她就只能在自己编织的罗网中挣扎着死去，在死去以前，希刺克厉夫悲愤地责备她：“你为什么欺骗你自己的心呢……你害死了你自己。

……悲惨、耻辱和死亡，以及上帝或撒旦所能给的一切打击和痛苦都不能分开我们，而你，却出于你自己的心意，这样做了。

”又说：“我爱害了我的人——可是害了你的人呢？”

我又怎么能够爱他？

”这就导致了希刺克厉夫的悲剧——不惜用残酷手段来进行报复。

他被私有制社会所摒弃，却仍旧用私有制社会的斗争手段来进行反抗。

他没有财产，却掠夺了财产，自己成了庄园主；他自幼被辛德雷嘲弄、贬低、辱骂，被人降到一个乡巴佬的仆人的地位，若干年后他又反过来以其人之道向其子进行报复，结果他的胜利必然等于他自己精神上的失败。

当他发现林?的女儿（也就是凯瑟琳的女儿）和辛德雷的儿子（也就是凯瑟琳的侄子）两人的眼睛完全和凯瑟琳生前的眼睛一模一样时，当他发现哈里顿（辛德雷之子）仿佛就是他的青春的化身时，他再也不想抬起手来打他们了。

他自己承认“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结局”，他已不想报复，因为这样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复仇方式必然只能走向寂寞与空虚！

<<呼啸山庄>>

无论如何，希刺克厉夫就那个时代来说，是值得同情的人物，他的复仇是可以理解的。十几年来，凯瑟琳的孤魂在旷野上彷徨哭泣，等待着希刺克厉夫，终于希刺克厉夫离开了人世，他们的灵魂不再孤独，黑夜里在旷野上、山岩底下散步……这当然都是无稽之谈，然而正如作者最后写道：“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在这三块墓碑前留连，望着飞蛾在石南丛和兰铃花中扑飞，听着柔风在草间飘动，我纳闷有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并不平静的睡眠。

”《呼啸山庄》中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这两个主要人物在世界文学上给广大读者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他们那种不为世俗所压服、忠贞不渝的爱情也正是对他们所处的被恶势力所操纵的旧时代的一个顽强的反抗，尽管他们的反抗是消极无力的，但他们的爱情在作者的笔下却终于战胜了死亡，达到了升华境界。

而这位才华洋溢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便由于她这部唯一的作品，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的灿烂星群中永远放出独特的、闪着异彩的光辉！

<<呼啸山庄>>

作者简介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 1818-1848）。这位女作家在世界上仅仅度过了三十年便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间。应该说，她首先是个诗人，写过一些极为深沉的抒情诗，包括叙事诗和短诗，有的已被选入英国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中二十二位第一流的诗人的诗选内。然而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她与《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和她们的妹妹——《爱格尼斯·格雷》的作者安·勃朗特号称勃朗特三姊妹，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上焕发异彩。特别是《简爱》和《呼啸山庄》，犹如一对颗粒不大却光彩夺目的猫儿眼宝石，世人在浏览十九世纪英国文学遗产时，不能不惊异地发现这是稀世珍物，而其中之一颗更是如此令人留恋赞叹，人们不禁惋惜这一位才华洋溢的姑娘，如果不是过早地逝世，将会留下多少璀璨的篇章来养育读者的心灵！

<<呼啸山庄>>

书籍目录

作者简介：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 1818-1848）。

这位女作家在世界上仅仅度过了三十年便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间。

应该说，她首先是个诗人，写过一些极为深沉的抒情诗，包括叙事诗和短诗，有的已被选入英国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中二十二位第一流的诗人的诗选内。

然而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她与《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和她们的妹妹——《爱格尼斯·格雷》的作者安·勃朗特号称勃朗特三姊妹，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上焕发异彩。

特别是《简爱》和《呼啸山庄》，犹如一对颗粒不大却光彩夺目的猫儿眼宝石，世人在浏览十九世纪英国文学遗产时，不能不惊异地发现这是稀世珍物，而其中之一颗更是如此令人留恋赞叹，人们不禁惋惜这一位才华洋溢的姑娘，如果不是过早地逝世，将会留下多少璀璨的篇章来养育读者的心灵！

艾米莉·勃朗特所生活的三十年间正是英国社会动荡的时代。

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并越来越暴露它内在的缺陷；劳资之间矛盾尖锐化；失业工人的贫困；大量的童工被残酷地折磨至死（这从同时期的英国著名女诗人伊莉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长诗《孩子们的哭声》，可以看到一些概貌）。

再加上英国政府对民主改革斗争和工人运动采取高压手段：如一八一九年的彼得路大屠杀就是一个例子。

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有所反映。

我们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就是诞生在这样斗争的年代！

她生在一个牧师家庭里，父亲名叫佩特里克·勃朗特（1777—1861），原是个爱尔兰教士，一八一二年娶英国西南部康瓦耳郡人玛丽亚·勃兰威尔为妻，膝下六个儿女。

大女儿玛丽亚（1814），二女儿伊莉莎白（1815），三女儿夏洛蒂（1816），独子勃兰威尔（1817），下边就是艾米莉（1818）和安（1820）。

后面四个都生在位于约克郡旷野的桑顿村，勃朗特先生便在这一教区任牧师职。

一八二〇年全家搬到豪渥斯地区，在旷野的一处偏僻的角落安了家。

她们三姊妹就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一生。

一八二七年她们的母亲逝世，姨母从康瓦耳郡来照顾家庭。

三年后，以玛丽亚为首的四姊妹进寄宿学校读书。

由于生活条件太差，玛丽亚与伊莉莎白患肺结核夭折，夏洛蒂与艾米莉幸存，自此在家与兄弟勃兰威尔一起自学。

这个家庭一向离群索居，四个兄弟姊妹便常以读书、写作诗歌，以及杜撰传奇故事来打发寂寞的时光。

夏洛蒂和勃兰威尔以想象的安格里阿王朝为中心来写小说，而艾米莉和小妹安则创造了一个她们称为冈多尔的太平洋岛屿来杜撰故事。

她们的家虽然临近豪渥斯工业区，然而这所住宅恰好位于城镇与荒野之间。

艾米莉经常和她的姊妹们到西边的旷野地里散步。

因此一方面勃朗特姊妹看到了城镇中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旷野气氛的感染。

特别是艾米莉，她表面沉默寡言，内心却热情奔放，虽不懂政治，却十分关心政治。

三姊妹常常看自由党或保守党的期刊，喜欢议论政治，这当然是受了她们父亲的影响。

佩特里克·勃朗特是个比较激进的保守党人，早年反对过路德运动，后来也帮助豪渥斯工人，支持他们的罢工。

艾米莉和她的姊妹继承了他的正义感，同情手工业工人的反抗和斗争。

这就为《呼啸山庄》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这个家庭收入很少，经济相当拮据。

三姊妹不得不经常出外谋生，以教书或做家庭教师来贴补家用，几年来历受艰辛挫折。

夏洛蒂曾打算她们自己开设一所学校，她和艾米莉因此到布鲁塞尔学习了一年，随后因夏洛蒂失恋而

<<呼啸山庄>>

离开。

一八四六年她们自己筹款以假名出版了一本诗集，却只卖掉两本。

一八四七年，她们三姊妹的三本小说终于出版，然而只有《简爱》获得成功，得到了重视。

《呼啸山庄》的出版并不为当时读者所理解，甚至她自己的姐姐夏洛蒂也无法理解艾米莉的思想。

一八四八年，她们唯一的兄弟勃兰威尔由于长期酗酒、吸毒，也传染了肺病，于九月死去，虽然这位家庭中的暴君之死对于这三姊妹也许是一种解脱，然而，正如在夏洛蒂姊妹的书简集中所说的：“过失与罪恶都已遗忘，剩下来的是怜悯和悲伤盘踞了心头与记忆……”对勃兰威尔的悼念缩短了艾米莉走向坟墓的路途，同年十二月艾米莉终于弃世。

她们的小妹妹安也于第二年五月相继死去，这时这个家庭最后的成员只有夏洛蒂和她的老父了。

这一位后来才驰名世界文坛的极有才华的年轻女作家，当时就这样抱憾地离开了只能使她尝到冷漠无情的人世间，默默地和她家中仅余的三位亲人告别了！

她曾在少女时期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我是唯一的人，命中注定无人过问，也无人流泪哀悼；自从我生下来，从未引起过一线忧虑，一个快乐的微笑。

在秘密的欢乐，秘密的眼泪中，这个变化多端的生活就这样滑过，十八年后仍然无依无靠，一如在我诞生那天同样的寂寞。

……”她在同一首诗中最后慨叹道：“起初青春的希望被融化，然后幻想的虹彩迅速退开；于是经验告诉我，说真理决不会在人类的心胸中成长起来。

……但是她很想振作起来，有所作为，却已挣扎不起，这种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濒于绝望的情绪，在她同一时期的诗句中也可以找到：“然而如今当我希望过歌唱，我的手指却拨动了一根无音的弦；而歌词的叠句仍旧是‘不要再奋斗了，’一切全是枉然。

”在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的著名传记《夏洛蒂·勃朗特传》里，有一段关于艾米莉·勃朗特弥留之际的描写：“十二月的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她起来了，和往常一样地穿戴梳洗，时不时地停顿一下，但还是自己动手做自己的事，甚至还竭力拿起针线活来。

仆人们旁观着，懂得那种窒人的急促的呼吸和眼神呆钝当然是预示着什么，然而她还继续做她的事，夏洛蒂和安，虽然满怀难言的恐惧，却还抱有一线极微弱的希望。

……时至中午，艾米莉的情况更糟了：她只能喘着说：‘如果你请大夫来，我现在要见他。

’这时已经太迟了。

两点钟左右她死去了。

”在夏洛蒂的书简中记下了不少在艾米莉去世后她的哀伤与感触的文字，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艾米莉·勃朗特的一生就介绍到这里。

英国著名诗人及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曾写过一首诗叫做《豪渥斯墓园》，其中凭吊艾米莉·勃朗特的诗句说，她的心灵中的非凡的热情，强烈的情感、忧伤、大胆是自从拜伦死后无人可与之比拟的。

可以说，她这部唯一留下的小说之所以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也就为此关于《呼啸山庄》这部书，在世界文坛上多年来每谈及十九世纪西欧文学，必会涉及《呼啸山庄》的探讨。

有不少著名评论家及小说家都曾有专文论述。

如：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九一六年就写过《简爱与呼啸山庄》一文。

她将这两本书作了一个比较。

她写道：“当夏洛蒂写作时，她以雄辩、光彩和热情说‘我爱’，‘我恨’，‘我受苦’。

她的经验，虽然比较强烈，却是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在同一水平上。

但是在《呼啸山庄》中没有‘我’，没有家庭女教师，没有东家。

有爱，却不是男女之爱。

艾米莉被某些比较普遍的观念所激励，促使她创作的冲动并不是她自己的受苦或她自身受损害。

她朝着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望去，而感到她本身有力量在一本书中把它拼凑起来。

那种雄心壮志可以在全部小说中感觉得到——一种部分虽受到挫折，但却具有宏伟信念的挣扎，通过她的人物的口中说出的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却是‘我们，全人类’和‘你们，永存的势力……’这句话没有说完。

”英国进步评论家阿诺·凯特尔在《英国小说引论》一书中第三部分论及十九世纪的小说时，也有

<<呼啸山庄>>

专文为《呼啸山庄》作了较长的评论，他总结说：“《呼啸山庄》以艺术的想象形式表达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精神上的压迫、紧张与矛盾冲突。

这是一部毫无理想主义、毫无虚假的安慰，也没有任何暗示说操纵他们的命运的力量非人类本身的斗争和行动所能及。

对自然，荒野与暴风雨，星辰与季节的有力召唤是启示生活本身真正的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呼啸山庄》中的男男女女不是大自然的囚徒，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而且努力去改变它，有时顺利，却总是痛苦的，几乎不断遇到困难，不断犯错误。

”而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及创作家毛姆，在一九四八年应美国《大西洋》杂志请求向读者介绍世界文学十部最佳小说时，他选了英国小说四部，其中之一便是《呼啸山庄》，他在长文中最后写道：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其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著，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

《呼啸山庄》使我想起埃尔·格里科的那些伟大的绘画中的一幅，在那幅画上是一片乌云下的昏暗的荒瘠土地的景色，雷声隆隆拖长了的憔悴的人影东歪西倒，被一种不是属于尘世间的情绪弄得恍恍惚惚，他们屏息着。

铅色的天空掠过一道闪电，给这一情景加上最后一笔，增添了神秘的恐怖之感。

”总之，《呼啸山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也有誉之为“最奇特的小说”的。

但是正如阿诺德·凯特尔所说：“希刺克厉夫的反抗是一种特殊的反抗，是那些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这同一社会（指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的条件与社会关系贬低了的工人的反抗。

希刺克厉夫后来的确不再是个被剥削者，然而也的确正因为他采用了统治阶级的标准（以一种甚至使统治阶级本身也害怕的残酷无情的手段），在他早期的反抗中和在他对凯瑟琳的爱情中所暗含的人性价值也就消失了。

在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的关系中所包含的一切，在人类的需求和希望中所代表的一切，只有通过被压迫的积极反抗才能实现。

”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的社会悲剧就在于凯瑟琳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地位悬殊，却幻想借她所羡慕的林?家的富有来“帮助希刺克厉夫高升”，使她哥哥“无权过问”。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从后来希刺克厉夫再度出现时，林?建议让他坐在厨房而不必请到客厅里坐，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铸成了大错，她陷入自己亲手编织的罗网。

而在她已经答应嫁给林?后分明还说：“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最大的悲痛就是希刺克厉夫的悲痛，而且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并且感受到了，在我的生活中，他是我思想的中心。

如果别的一切都毁灭了，而他还留下来，我就能继续活下去，如果别的一切都留下来，而他给消灭了，这个世界对于我将成为一个极陌生的地方。

我就不像是它的一部分。

我对林?的爱像是树林中的叶子：我完全晓得，在冬天改变树木的时候，时光便会改变叶子。

我对希刺克厉夫的爱恰似下面的恒久不变的岩石，虽然看起来它给你的愉快并不多，可是这点愉快却是必需的。

耐莉，我就是希刺克厉夫！

他永远永远地在我心里……”而这样她竟背叛了她最爱的人，也就是背叛了自己，那么她就只能在自己编织的罗网中挣扎着死去，在死去以前，希刺克厉夫悲愤地责备她：“你为什么欺骗你自己的心呢……你害死了你自己。

……悲惨、耻辱和死亡，以及上帝或撒旦所能给的一切打击和痛苦都不能分开我们，而你，却出于你自己的心意，这样做了。

”又说：“我爱害了我的人——可是害了你的人呢？

我又怎么能够爱他？

”这就导致了希刺克厉夫的悲剧——不惜用残酷手段来进行报复。

他被私有制社会所摒弃，却仍旧用私有制社会的斗争手段来进行反抗。

他没有财产，却掠夺了财产，自己成了庄园主；他自幼被辛德雷嘲弄、贬低、辱骂，被人降到一个乡巴佬的仆人的地位，若干年后他又反过来以其人之道向其子进行报复，结果他的胜利必然等于他自己

<<呼啸山庄>>

精神上的失败。

当他发现林?的女儿（也就是凯瑟琳的女儿）和辛德雷的儿子（也就是凯瑟琳的侄子）两人的眼睛完全和凯瑟琳生前的眼睛一模一样时，当他发现哈里顿（辛德雷之子）仿佛就是他的青春的化身时，他再也不想抬起手来打他们了。

他自己承认“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结局”，他已不想报复，因为这样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复仇方式必然只能走向寂寞与空虚！

无论如何，希刺克厉夫就那个时代来说，是值得同情的人物，他的复仇是可以理解的。

十几年来，凯瑟琳的孤魂在旷野上彷徨哭泣，等待着希刺克厉夫，终于希刺克厉夫离开了人世，他们的灵魂不再孤独，黑夜里在旷野上、山岩底下散步……这当然都是无稽之谈，然而正如作者最后写道：“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在这三块墓碑前留连，望着飞蛾在石南丛和兰铃花中扑飞，听着柔风在草间飘动，我纳闷有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并不平静的睡眠。

”《呼啸山庄》中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这两个主要人物在世界文学上给广大读者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他们那种不为世俗所压服、忠贞不渝的爱情也正是对他们所处的被恶势力所操纵的旧时代的一个顽强的反抗，尽管他们的反抗是消极无力的，但他们的爱情在作者的笔下却终于战胜了死亡，达到了升华境界。

而这位才华洋溢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便由于她这部唯一的作品，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的灿烂星群中永远放出独特的、闪着异彩的光辉！

章节摘录

"No matter. I am not accustomed to go to bed in the long hours. One or two is early enough for a person who lies till ten." "You shouldn't lie till ten. There's the very prime of the morning gone long before that time. A person who has not done one half his day's work by ten o'clock, runs a chance of leaving the other half undone." "Nevertheless, Mrs. Dean, resume your chair; because to-morrow I intend lengthening the night till afternoon. I prognosticate for myself an obstinate cold, at least." "I hope not, sir. Well, you must allow me to leap over some three years; during that space Mrs. Earnshaw---" "No, no, I'll allow nothing of the sort! Are you acquainted with the mood of mind in which, if you were seated alone, and the cat ticking its kitten on the rug before you, you would watch the operation so intently that puss's neglect of one ear would put you seriously out of temper?" "A terribly lazy mood, I should say." "On the contrary, a tiresomely active one. It is mine, at present: and, therefore, continue minutely. I perceive that people in these regions acquire over people in towns the value that a spider in a dungeon does over a spider in a cottage, to their various occupants; and yet the deepened attachment is not entirely owing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looker-on. They do live more in earnest, more in themselves, and less in surface change, and frivolous external things. I could fancy a love for life here almost possible; and I was a fixed unbeliever in any love of a year's standing. One slate resembles setting a hungry man down to a single dish, on which he may concentrate his entire appetite and do it justice; the other, introducing him to a table laid out by French cooks: he can perhaps extract as much enjoyment from the whole; but each part is a mere atom in his regard and remembrance."

"Oh! here we are the same as anywhere else, when you get to know us," observed Mrs. Dean, somewhat puzzled at my speech. "Excuse me," I responded; "you, my good friend, are a striking evidence against that assertion. Excepting a few provincialisms of slight consequence, you have no marks of the manners which I am habituated to consider peculiar to your class. I am sure you have thought a great deal more than the generality of servants think. You have been compelled to cultivate your reflective faculties for want of occasions for frittering your life away in silly titles." Mrs. Dean laughed. "I certainly esteem myself a steady, reasonable kind of body," she said; "not exactly from living among the hills and seeing one set of bees, and one series of actions, from year's end to year's end; but I have undergone sharp discipline, which has taught me wisdom: and then, I have read more than you would fancy, Mr. Lockwood. You could not open a book in this library that I have not looked into, and got something out of also: unless it be that range of

Greek and Latin, and that of French; and those I know one from another: it is as much as you can expect of a poor man's daughter. "However, if I am to follow my story in true gossip's fashion, I had better go on; and instead of leaping three years, I will be content to pass to the next summer—the summer of 1778, that is nearly twenty-three years ago." ON the morning of a fine June day, my first bonny little nursling, and the last of the ancient Earnshaw stock, was born. We were busy with the hay in a far away field, when the girl that usually brought our breakfasts came running an hour too soon, across the meadow and up the lane, calling me as she ran. "Oh, such a grand baby!" she panted out. "The finest lad that ever breathed! But the doctor says missis must go: he says she's been in a swoon these many months. I heard him tell Mr. Hindley: and now she has nothing to keep her, and she'll be dead before winter. You must come home directly. You're to nurse it—Nelly: to feed it with sugar and milk, and take care of it day and night. I wish I were you, because it will be all yours when there is no missis!" "But is she very ill?" I asked, flinging down my rake, and tying my bonnet. "I guess she is: yet she looks bravely" replied the girl, "and she talks as if she thought of riving to see it grow a man. She's out of her head for joy, it's such a beauty! If I were her, I'm certain I should not die: I should get better at the bare sight of it, in spite of Kenneth. I was fairly mad at him. Dame Archer brought the cherub down to master, in the house, and his face just began to light up, then the old oroker steps forward, and says he—Earnshaw, it's a blessing your wife has been spared to leave you this son. When she came, I felt convinced we shouldn't keep her long; and now, I must tell you, the winter will probably finish her. Don't take on, and fret about it too much: it can't be helped. And besides, you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than to choose such a rush of alas!"

<<呼啸山庄>>

"And what did the master answer?" I inquired. "I think he swore: but I didn't mind him, I was straining to see the bairn," and she began again to describe it rapturously. I, as zealous as herself, hurried eagerly home to admire, on my part; though I was very sad for Hindley's sake. He had room in his heart only for two idols-his wife and himself: he doted on both, and adored one, and I couldn't conceive how he would bear the loss.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